

2014 书评特辑(十)

“雾霾”时代里灵魂的亮光

——读蒋一谈短篇小说集《透明》

■ 文/叶雷

“21世纪中国短篇小说鬼才”蒋一谈，身兼小说家、诗人、出版人多重角色，已出版《伊斯特伍德的雕像》、《鲁迅的胡子》、《赫本啊赫本》、《栖》、《中国故事》等短篇小说集，先后获得首届林斤澜优秀短篇小说家奖、蒲松龄短篇小说奖、小说选刊短篇小说奖、上海文学短篇小说奖、南方阅读盛典最受读者关注作家奖等。《透明》是他最新的短篇小说集，收录了《发生》、《跑步》、《故乡》、《透明》等八篇最新的短篇小说作品，《岸边随想》是本书的独家后记。

“雾霾是今天的时钟，在身体里响个不停”，蒋一谈在《岸边随想》中说，“写作者，在真实与谎言的道路上奔跑。雾中奔跑，那些文字是他的孩子，是他最真实的态度和声音”。蒋一谈继续他“故事创意+语感+叙事节奏+阅读后的空间想象”的写作模式，在《透明》里充分展现了他说故事的功力，在一个有限的空间里面投射多个感觉主题，以他慢镜头般真实细微的观察和提取，抓住我们这个“雾霾”时代里那一闪即逝的亮光，以简洁、明澈、朴素、温和、内敛

的语言诉说着当代中国。

《透明》的开篇《发生》，从春雨中豆瓣胡同的拆迁写起，讲述了一位空巢老人和一个年轻女艺术家之间温暖感人的故事。城市现代化改造的喧嚣、空巢老人的孤独、年轻女艺术家的开放，她们之间“发生”了什么？当浮躁得只有肉身庸常的时候，蒋一谈要给我们的正是另外一种惊喜。从未接触过艺术的空巢老人，在艺术家的帮助下，居然完成了他的“处女艺术秀”。空巢老人的孤独，不仅是肉身的孤独，更是灵魂的寂寞。关爱空巢老人，重要的是对他们灵魂的拯救与精神的慰藉，这在我们未来的老龄化社会中会时常“发生”吗？

“我”生活在异乡、事业困顿，在感情上，与相处5年的女友始终若即若离。《在酒楼上》，姑娘来了一封信，说她得了绝症将不久于人世，请求“我”回乡去照顾她天生残疾的儿子阿明，并说无论是否愿意照顾阿明，她都会把包括正在经营的酒楼在内的500万财产留给“我”。面对毫无生存能力的阿明，“我”坚持了十几天

便无法忍受。但姑姑信中“一股清晰可辨的悲悯之情”触动了“我”的灵魂，觉悟到自身的逃避和怯懦是“何等的脆弱”，“我”最终选择的不是500万财产，而是面对“命运”时的坚强和慨然担当。

与短篇小说集同名的《透明》。一个虚弱的中年男人害怕在社会上闯荡，以离婚来维护自己的一丝尊严；跟着情人开“黑色餐厅”，餐厅里永远是黑夜，看不见光，来吃饭的人借此在黑暗里卸下疲惫的面具。有天，男人在餐厅与前妻、女儿相遇，一片漆黑当中，被女儿的那句“爸爸什么时候回家”触动，于是开始在前妻和情人的生活之间穿梭。情人对他说：“现在在这个家，你可以随时来，如果有一天我换了门锁，你就别再来”。于是，中年男人最终决定回到前妻家，但并不复婚，只是为了“对女儿的成长负责”。

其它几篇短篇小说也是如此，结合当下的时事热点，洞彻人们的精神世界。《故乡》以婚姻危机来思考“知识分子的故乡何在”；《二泉不映月》中的“娱乐至

死”让人思考一个民族精神的沉重；《跑步》以两位父亲的“约架”，引导我们思考在“我爸是李刚”的时代，我们该怎样做一个父亲；《夜空为什么那么黑》通过两个女人对话中的集体无意识或集体有意识，让人思考幸福的内涵究竟是什么……将事实、叙事、虚构的最大值，整合、铺张为具有现实感、历史感和道德感的隐晦而复杂的情境，也给了人更多自我思考和反思的空间。

小说是一种生命的寄托，是精神存在的一种高级形式。小说家之所以费尽心思、倾注情感和激情地进行虚构，目的都是为了改善不堪入目的现实、重建理想的世界。“只有认命，才能保有尊严”，这是《透明》扉页上的一句话。读完整本小说，你就会发现他所说的“认命”并不是说要对命运跪拜。“生活要往前走”，在这个“雾霾”时代，我们需要跟自己和解，需要认知命运，同时坦然面对、承受、理解，而这一切的前提，就是我们要善于在模糊中捕捉住自己灵魂那一闪即逝的亮光，让自己的内心“透明”起来。

再看琼瑶

■ 文/卿闲

因为要照看孩子，就拜托孩子的爸爸去图书馆给我借书。谁知借来的有一本琼瑶的《烟雨濛濛》，我一看不合胃口立马又放进了装书的袋里。这类你情我依、海枯石烂、爱得死去活来的小说，在这个时代是水晶玻璃里的童话，可惜我已不是小孩子。

近日，手边的书看完了，心想着既然都借来了，那就看看《烟雨濛濛》又如何？出乎意料的是它让我收获颇丰。单是文字，有唐诗宋词作基调，优美纯净，让你忍不住读下去。尤其让我手不释卷的是《青春易逝》这首歌词，有一种淡淡的美，也有一种浅浅的忧伤。正合着我现在的心境。歌词如下：

溪山如画对新晴，云融融风淡淡云融融风淡淡，水盈盈最喜春来百卉荣。好花弄影，细柳摇青最怕春归百卉零，风风雨雨劫残英。

君记取青春易逝，莫负良辰美景；君记取青春易逝，莫负良辰美景，蜜意幽情。

琼瑶的书曾经让我为之着迷过。

那时候，我初二，十四五岁，豆蔻韶华。一次，我去小镇上唯一的书店买文具用品，看到书架上摆着一本名为《窗外》的书，就忍不住拿起来看。刚看了两页，就舍不得放下了。可是看看手里买文具的钱，根本买不了这本书。我又急又沮丧。过了一會兒，我想了一个极笨的办法，那就是在书店把它看完。傍晚放学后，我就飞奔进书店，拿起书，忘我地阅读，直到一抬头碰上店老板不耐烦的眼光才无奈地离去。回去后又担心别人把它买走，一整天都魂不守舍的。直到第二天的夕阳下落，放学的铃响起，我像是得到了莫大的赦免，心里别提有多轻快，一路欢歌跑去再看。那段日子

每一天好像都是为了那几十页书而过，焦急地美好着。情窦初绽，我也在做着一个似于窗外的梦哦。

《窗外》之后，我就四处搜罗她的书，渐渐地上了她所编织的故事的瘾，沉浸于那一个又一个美丽的爱情故事里。以至于后来我的爱情观，受了很大的影响。

一转眼十几年过去了，再看她的书，还是好看，只是缺点什么，又说不清。大概年龄大了，做事看书都有极强的功利性。花季般美丽的姑娘们不一样，她们纯净如雪，爱情是一张白纸，可爱的春天刚崭露头角，百花们将在这张白纸上恣意地开放。她们拥有大把激情奔放的青春去迎接那火热的“春”。

如今我已是踩在青春的尾巴上，好花弄影，细柳摇青的情景渐已隐去。接下来就是雨打风吹，一地残英。我曾经信誓旦旦要追

寻永恒的爱情，可是春归去，王子和公主并没有从此过上幸福无忧的生活。但溪山如画对新晴，云融融风淡淡，一切都已波平浪静。以此种心境看这甜腻的小说，看到的是真挚的情怀。“利”字当头的现实，谁还会把爱情捧在手心，如若至宝。那么一颗受寒的心就在琼瑶编织的美好爱情里得到温暖。世事薄凉，心如死灰时，尝尝这样的甜品会让你心里那把死灰重新升腾起希望的烟火。

就像四季一样，我们没有了绚丽多彩的青春，可是一旦度过了燥热明亮的夏，就迎来了秋的天高云阔，冬的静谧安详。每个季节都拥有它独特的好，青春远去了，良辰美景并没有远去。

九十多岁开始写诗的柴田丰奶奶说“即使九十岁，也要恋爱呀”，心飞上云端快乐并不仅仅是年轻人才有的蜜意幽情。

编辑推荐



《族长的秋天》运用斑斓万千的意象、光怪陆离的情节、排山倒海的句式，讲述了一个独裁者无所不能却孤独落寞的一生。他在难以数计的岁月中享尽荣光，却无法改变“没有能力去爱”的命运，于是他一边用权力的罪恶补偿这无耻的命运，一边在只有母牛的宫殿里沦为自我孤独的祭品。

《族长的秋天》是加西亚·马尔克斯文学成就最高的杰作，将魔幻现实主义发挥到极致，也最好地体现了他在诗歌、音乐等方面的艺术素养，被誉为“近五十年所有语种里最伟大的小说”。它又是马尔克斯倾注最多情感的内心告白，融入了他个人对孤独的深沉感受；族长的孤独，正是在名望光环下马尔克斯孤独内心的写照。



二战进入尾声，日本战败投降，大批当年被移民来中国东北企图对中国实施长期殖民统治的普通日本国民被抛弃。十六岁的少女多鹤即为其一，在死难多艰的逃亡中，她依靠机智和对生的本能的渴望逃过了死亡，被装进麻袋论斤卖给了东北某小火车站站长的二儿子张俭作为传宗接代的“工具”。张俭的哥哥据传因为抗日而被日本人杀害，张俭的老婆朱小环因日本鬼子的惊吓导致流产，从此不能生育。国仇家恨的大背景下，日本少女多鹤的介入，使得整个家庭的关系变得暧昧和怪异。

投稿信箱

《石景山报·书评》征如下稿件：

- 1、对各领域优质图书的书评。
- 2、对图书内容的分析批判性评论。
- 3、书话，一切与读书有关的精妙文字。

优秀作者可建立长期联系，担任本报书评人。字数一般控制在1200字以内，优稿优酬。

来稿请注明“书评”字样，稿件仅限电子文档，不接收纸质稿件，文本内请注明作者姓名联系方式。来稿寄到如下信箱：

shuping0926@126.com